



徐復觀

月前在本欄憶述吾師汪經昌而談到他的外表言談時寫道：「汪師個子不高……外形上，他沒有錢穆的儒雅，也沒有牟宗三的瀟灑；言談上，他沒有徐復觀的威儀，也沒有嚴耕望的嚴肅。」徐復觀是影響筆者很深的授業師，而他在外形言談上給予我最深刻難忘的印象是威儀抑抑、震懾人心。

塵 紓 文、圖



▲筆者所藏的徐復觀著作

威儀抑抑 誨人不倦

——憶吾師徐復觀

余生雖晚，但尚幸趕及親領上述五位名師的教澤，而當中的徐師，於筆者而言，倒是真的尾班車。當年忝作徐師關門弟子，既屬有緣，更感有幸。

親聆教誨 感受益深

上世紀七十年代尚未進新亞研究所之時，徐師的大名，早已如雷貫耳，他敢言敢罵的性格、激濁揚清的言論，我等後輩，當然早有知聞。及後在所期間，立雪徐門，親聆教誨，感受益深。

那一年徐師在所開了一科「《文心雕龍》」。論科目，在研究所講論劉勰的《文心雕龍》，倒沒有什麼很特別，而最特別之處，是課堂不設於校內，而是老師的住所。順帶一提，當年在所期間，筆者遇到三位光是上課的做法方面已叫筆者感動萬分的老師。其一是前文提到的汪經昌老師，他身患眼疾，視力不佳但仍堅持摸着路旁外牆回校授課；其二是王紹生。王師教務繁忙，須於珠海書院任教，以致無暇回校授課，但歡迎新亞學生逕自跑去「珠海」，以便他乘隙晤談講授；其三是身罹絕症仍堅持登壇授課的徐復觀老師。他們那種忘我無私，誨人不倦，但教一息尚存仍忠於教職的精神，確實帶給後輩很大激勵。筆者雖自愧粗疏，但時刻秉持列位先師的精神，在此花甲之年，仍樂意與後進分享各式課題。

年邁體弱 堅守崗位

徐師開《文心雕龍》時，已經動完胃癌手術，在家休養。我們幾位同學按時前往徐師位於美孚新邨的寓所，在客廳裏敬聆教澤。每次開講之前，只見徐師母端上一杯熱牛奶給老師潤口補充。徐師鑑於自己手術後形神俱損、血氣不佳以致聲柔語弱，於是備有一塊小白板。每當我們面露疑惑，他就在那小白板上寫上幾個關鍵字。親睹這位歲暮體弱的學者仍然堅守崗位以夕陽餘暉光照學子，怎不崇敬萬分？

徐師所授科目，雖然名為「《文心雕龍》」，但回顧整年的課堂，直接與《文心雕龍》有關的內容，他倒沒說太多。今天看來，這種情況可能視為偷工減料，有虧職守。其實絕非如此。記得月前在「憶吾師汪經昌」拙文提過：「

數十年前的研究所，教學模式與今天很不相同。老師絕少在課堂教授知識，因為他們認為，我們身為研究生，理應具備相關知識，即使缺乏知識，也應自行翻閱書本。他們在課堂上大都集中教導我們治理學問的法則……」

徐師在課堂上花了很多時間教導我們治理學問的法則。他深信，只要我們好好掌握法則，不論我們從事任何研究，哪管我們讀什麼書，定必手到拈來，了無畏懼。因此，在所期間的莫大得益，是學懂掌握治學法則。他朝不管碰到任何課題，也從容自若，明辨肌理，識分主次。

徐師與汪師在授課時有一個顯著的分別：汪師只管自話自說，徐師卻愛「問書」，往往話至中途，就稍予停頓，轉而詰問學生。不過，當年的研究所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。如果課堂上整班學生都是同級同輩，則可自由隨意回答老師提問。如果學生之間有長幼之別，例如筆者在徐師的課堂上屬於小師弟一輩，則回答問題的「重責」，例必落在大師哥身上。

斬釘截鐵 一字以決

本來老師提問，學生答錯，又或答得未如理想，實屬平常。畢竟是學生嘛，學生犯錯，那是理所應當，老師何須重責？不過，上徐師的課，情況可不一樣。首先說明，徐師雖愛罵人，而且罵人無數，但記憶所及，他對於晚輩後學，從不責罵。不過，他那種斬釘截鐵，一字以決的回應，倒叫人不寒而慄，沮喪半天。

很多時候，真的很替扛肩回答之責的大師兄難受。眼看他一句回話還沒說完，而往往只說了半句，徐師以柔弱但決絕的語氣說：「錯！」當時筆者年少，而且慣受西方教學法（在所期間，同學都譏笑筆者者是「番書仔」，蓋因筆者進所之前，主修西洋文學），西方老師縱使聽到學生荒誕離奇、匪夷所思的答案，而即使班上同學哄堂大笑，老師只會微笑回答：Nice try或It's very interesting。然後才以開放式回應：「但你有沒有想過……」；又或：「我們不妨從這方面想想……」哪有學生話未說完，就被老師斷然否定？

當時筆者年少，既缺學養，亦乏歷練，只覺得徐師有點霸道，對學生不夠體恤

▲徐復觀（左一）與妻子（右二）及親人於一九八一年合照
黎漢基、曹永洋編《徐復觀家書集》內圖片

然而，當自己踏入知命之年，赫然發覺，不管在公職上提示下級，抑或在藝術上啓導後輩，也步了徐師後塵，每每聽到對方明顯錯誤的回答，便斷然說：「錯！」原來，當自己真確知道對方在概念上出錯，即conceptually wrong，或錯於方向，我們便會斷然說「錯！」至於那些不涉對錯的課題，則不在此限。

打個比方，如果你站在中環，本想去柴灣，但偏偏上了去堅尼地城的車，不管你坐了多少個站，你仍是錯了方向，只有回頭轉向才可抵達目的地。治學之事，也是一樣，萬一錯了方向，就必須止步轉向。

擔心後輩 積錯難返

當然，做學問功夫，你必須在概念上掌握透徹，方可決斷如徐師。何況，當年的徐師，已處於生命盡頭，而沒多久便離世，他那種焦急決斷，惟恐後輩積錯難返的心情，我們必須體諒。

提起徐師，當年整個學術界都知道，他最愛罵人，而且是誰人都罵，那怕你是誰，只要你在眼中有任何重大缺失，他

都罵。當年掌權者及政界強人，他敢罵；學術名人，他當然罵；教授專家，他也罵，而且每罵必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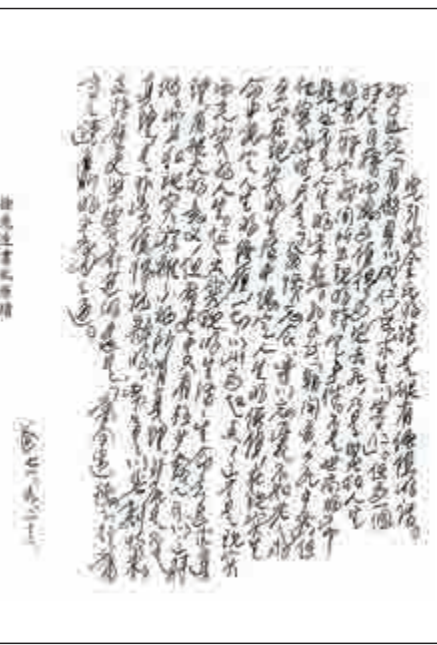
有人認為他過於辛辣；有人認為他十分難纏。其實，只消靜心分析，就知他罵人倒有法則。比方說，他罵胡適學問根基不穩，出言欠缺客觀理據，是因為胡適既然貴為台灣「中央研究院」院長，執掌最高學術組織，位高名大，如果言而無據，焉能為學林表率？他罵紅學專家潘重規，是因為他認定潘重規研究方法欠通，痛惜他誤人子弟。翻查他的罵人事件簿，只要你是某個範疇的領袖人物，假如你所犯的錯誤是會產生深遠影響，他必口誅筆伐，撥亂反正，以免當事人禍延下代。至於低輩後學，他從不嚴責，只會認真提點。

徐師身為一代大儒，學問既淵且博；但他的道路，與別不同。一般學者，都是自年輕開始，便一邊著述，一邊教學。他早年從事軍政，做過軍隊文官，而官拜少將；後來才棄官從學，設帳授徒，埋首寫作。徐師弟子衆多，港、台均有，但數目上當以台灣較多。關於徐師生平，網上資料頗多，茲不贅。

著作等身 種類繁多

徐師除教學外，亦勤於寫作，既有專論，亦有雜文，堪稱著作等身。單以早已於台灣刊行而筆者手執的書籍而言，可以粗分幾大類。其一，思想論著；計有：《兩漢思想史》（卷一至卷三）、《中國人性論史（先秦篇）》、《中國思想史論集》、《公孫龍子講疏》；其二，藝術論著；計有：《中國藝術精神》、《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》；其三，經學論著；即《中國經學史的基礎》；其四，雜文類，多收於《徐復觀文存》，以及家書類，即收錄七十年代家書的《徐復觀家書集》及收錄六十年代家書的《徐復觀家書精選》。另一方面，內地出版社亦將徐師的部分著作，重新輯錄，另自刊行，例如《遊心太玄》、《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》、《中國人的生命精神》、《中國學術精神》。其實，不論你對哪門學問有興趣，只要撿起徐師任何一本論著，都可從書內所展現的學術精神及治學態度而有所感悟，深得裨益。

以上僅屬坊間可以買到的徐師著作，至於其他例如《學術與政治之間》、《石濤之一研究》、《中國文學論集》，則似

▲徐復觀一九七一年九月給兒子的家書
黎漢基、曹永洋編《徐復觀家書集》內圖片

難在坊間找到。

由於徐師著作很多，範圍廣闊，根本無法在此一一簡介。日後有緣，定必在本欄另文補述。筆者倒想在餘下篇幅報道徐師的讀書經歷。據他在「我的讀書生活」一文憶述，他早年初遇熊十力，就被對方棒喝當頭，大罵他沒有把書讀好，而他們所指的書，是王船山的《讀通鑒論》。當對方問徐師，有什麼心得，他就把不同意書內所說的地方，逐一提出。怎料對方罵他：「你這個東西，怎麼會讀得進書！任何書的內容，都是有好的地方，也有壞的地方。你為什麼不先看出他的好的地方，卻專門去挑壞的；這樣讀書，就是讀了百部千部，你會受到書的什麼益處？讀書是要先看出他的好處，再批評他的壞處……」他受過棒喝，經過熊十力「不斷的錘煉，才逐漸使我從個人的浮淺中掙扎出來，也不讓自己被浮淺的風氣淹沒下去，慢慢感到精神上總要追求一個什麼。為了要求一個什麼而打開書本子，這和漫無目標的讀書，在效果上便完全是兩樣。」

徐師到了中年而飽經歷練後，「摸出了自己的門徑。第一……決不讀第二流以下的書……。第二，讀中國的古典或研究中國古典中的某一個問題時，……把可以收集得到的後人的有關研究……先看一個清楚明白，再細細去讀原典。……第三，便是讀書中的摘抄工作。一部重要的書常是一面讀，一面做記號。記號做完了就摘抄。」未知這些門徑，對現代學子來說，是否有所啓迪，可予仿效？

常勉我輩 要多讀書

另一方面，徐師晚年時表示，他後悔年輕時浪費很多時間讀那些與他擬研究的課題無關的書。不過，筆者很想提出，縱使你有志於學，但什麼是一代大儒所指的二流書？什麼是二流以下的書？讀那些與自己擬研究的課題沒有直接或間接關係的書，真的是浪費時間？這些想必都是現代學人同感疑惑的問題。

徐師到了暮年，師母問他，讀了一輩子書，究竟有什麼使命。他回答：「承先啓後。」今天，他的一衆弟子已經接過了棒，肩負了啓後的重責。此刻，縈繞腦際的，是老師當年上課時說得最多的一句話：「你們要多讀書！」

（新亞學者系列之二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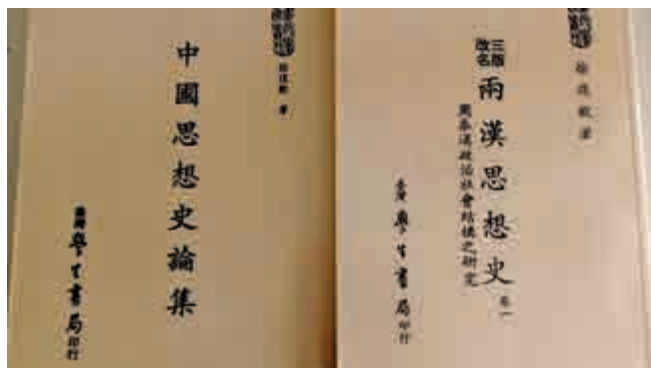
▲《中國經學史的基礎》（左）、《徐復觀文存》



▲內地整輯徐復觀論著及雜文而另外刊行的「新書」《徐復觀論經學史二種》（左）、《遊心太玄》



▲徐復觀兩本仍有刊行的藝術論著《中國藝術精神》（左）及《黃大癡兩山水長卷的真偽問題》



▲徐復觀《中國思想史論集》（左）、《兩漢思想史》卷一